

昨

非

庵

日

纂

昨非菴日纂三集廣慈卷之十一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程伊川在經筵聞哲宗在宮中盥漱噴水避蟻。  
因畢講請曰。有是乎。曰然。恐傷之耳。顧曰。推  
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陸宣公曰。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應舒  
遲。故決事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  
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爲程。

射鶴者。引弓入林。則一林之鳥皆鳴。屠狗者。帶索行市。則一市之狗皆嗁。彼物豈甘就死亾哉。而世之悍夫忍人。乃誣物爲無知何也。隨所見物。發慈悲心。捐不墜財。行方便事。或恩周多命。則大積陰功。若惠及一蟲。亦何非善事。苟日增而月累。自行廣而福崇。慈滿人寰。名通天府。蕩空冤障。多祉萃於今生。培漬善根。餘慶及於他世。

習俗成風。宿根難拔。一片慈悲。若泥牛之入海。  
久絕行踪。萬端貪戀。如飯鼠而落窩。終無出  
理。慳囊自惜。覩悲鳴。曾不掉頭。飲噉方奢。見  
膾剝正爲摩腹。始以忍而成慳。復以饕而毀  
戒。抑不思欲海沉沉。猶波逐浪。業風忽忽。如  
影隨形。欲於無梯航處設梯航。宜在有功德  
中爲功德。

陶潛爲彭澤令。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

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一斷不可再續。罪臉形驅片片是含悲向盡。旣毀豈能復完。肢分炮烙。物物都抱苦就終。夫五穀供人尚且難消一粒。況群生自命安得妄毀毫端。誠念死者歷劫不能更生。吾食者一剝那已化烏。有方求生而不得。豈覩死而甘心。

白龜年因入仙洞得一軸素書能辨之。一日九地獸言。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能延與坐。適將吏驅三十羊過庭下。中一羊鞭不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有羔。將產。俟產訖。甘就死。守乃畱羊驗之。果生二羔。周豫學士嘗煮鱠。見有鞠身向上。以尾首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乃知鞠身避湯者。以愛子故也。

以彼肥甘恣我口腹試思昨日之泳躍翱翔今  
歸何地恍見生前之飛鳴飲啄已化既中則  
入珍羅前盡屬呼號冤業五鼎在列皆爲冤  
轉遊覩自然心惻豈復下咽抑且臂縮不能  
染指

桂古山自言近日收得淨軍三千人內亦是一  
大事湛甘泉不以爲然古山云吾固憐之甘  
泉曰固是惻隱之心今年旣收入三千明年

必有奄割三萬者則此三萬何幸可知一念之愛不必憑須得全體兼焰無漏

蘇子瞻詩曰捲簾歸乳燕穴愈出癡蠅爲鼠嘗畱飯憐蛾不點燈吾輩嘗作此觀何患民胞物與之念不從此生傷人害物之心不從此滅

吳越甘蛙齊人見之毛起幽燕嗜蝎越士覩而寒心此豈嗜性故殊良繇習累所異誠思同

性不忍傷性。有生豈以供生。夙綱一開六根  
頓淨。欲網重重。金剛劍不揮。自裂殺機種種。  
長生國不涉誕登。

人生世間愚濶者多。而况婢僕尤無奈何。便不  
一稱意。且莫謔訶付之一笑。心氣平和。

國朝穆宗嘗食驢腸而甘。左右請詔光祿曰。若  
然。則光祿當日殺一驢以備宣索。吾不忍也。  
元余闕守安慶。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嘗戰矢

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分  
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

蘇東坡曰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自得罪下  
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  
有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二  
便不活愈於煎烹也已親患難不異雞鴨之  
在庖廚何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  
量怖苦耶

洪武中太祖嘗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入侍。一日令燕世子閱皇衛卒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食既乃閱以故遲。太祖喜曰善孺子知恤下人乎。又令閱奏疏獨取言及民瘼者上白。太祖喜曰兒生長深宮乃亦知民間有疾苦事乎。

耕夫血成汗減價糴新穀忍寒與冬衣依限免敲朴正額假閒銷羨餘飽鼠腹那憚饑鬼讐

紙錢多預蓄

蓮池大師云。予作放生池。疑者謂魚局於池。無活潑趣。不若放之湖中。予謂池雖隘。網罟不入湖。雖寬。晝夜採捕。陋巷貧而樂金谷富。而憂利害均也。又疑無活潑之趣。則有一喻。坐關僧住室中。循環經行。隨意百千里。而不窮徜徉。自得安在其不活潑也。今幸處平世。城中之民。以城門之啓閉爲礙。一旦寇兵壓境。

有城者安乎。無城者安乎。漁喻。寇池喻。城人以城爲衛。何局也。魚可知矣。

每饌烹羊羔。未見長肌肉。今朝血濺地。明日仍  
枵腹。彼命縱微賤。痛苦不能哭。殺我待如何。  
將人試比畜。

予初不舉罪福報應。但請于執杖磨刀。捕捉搏  
擊之時。暫試回心。一觀覩彼衆生。逃竄飛透。  
投冥入隙。恨天不賜梯地。不借孔與人類怖

畏王法聞有擒追蒐散魄震者有異無異覩  
彼衆生黨類相憐撫喙相並如訓一雞賜衆  
雞驚啼屠一指則群猪不食與人類被執向  
官閭門傍徑或當死別六親踊哭平日眷愛  
難割難捨有異無異觀彼衆生臨縛被刃處  
轉悲鳴冀或見赦血瀝命斷聲猶泣汝時或  
動掣與人類疾病無措號神念佛庶幾保謹  
神識告離逆眼努唇手足牽引以冀或存有

異無異。若謂有異。是未嘗觀。卽今請觀。若謂無異。惻忍安在。卽今請斷。

淮徐山東饑。仁宗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令紳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救民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處閏用不足。必持不決。之議。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書勅等就西角樓書詔。用璽。遣使齋行。直驥士

奇曰汝可語戶工二部朕悉免之矣

仁宗爲太子時至鳳陽謁陵畢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路拾艸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爲食太子惻然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灶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撤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牧民而視民窮如此亦勤念否執中言被灾

處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稅。太子曰。民餓且死。  
尚及徵稅耶。速發官粟振之。執中請人給三  
斗。日且與六斗。汝無懼。擅發倉廩吾見上當  
自奏也。

或謂物類克塞。恐無所容。豈知現前被殺之衆。  
俱是前生好殺之儕。輪迴之理。言之痛心。若  
戒殺之人既多。則可殺之物自寡。是故虎雖  
殘而知徙。鯀雖暴而可驅。若慮人不食獸。獸

將逼人何不慮人不食人人將相碍乎

善生人類惡生物類托生均此靈光物多人殺

人多鬼殺畏死同茲怖念誇珍說味誰肯持

刀戢自己形軀戒殺禁饑免得轉世酬衆生

冤債

燕鶯巢產盡護惜弱息嬌雛蠻蟻穴居各棲止

安窩樂舍驚棲發蟄奚望門戶清寧覆卵傷

胎難冀胤嗣繁盛

黃汝揖贖還手人方可稱給孤長者。曹武穆不傷百物此之謂天大將軍。

人身有一疾呻吟徹眠夢買藥與呼醫告佛仍設供諸佛雖不語懸汝顛倒重殺羊食其心何不急他痛。

裸羽毛鱗介名曰五蟲。天地生之。自之爲子。豈其生各種之子。供一種之子之食。豈其憂一種之子之素餐而死。忍令各種之子之貧羸。

捐生今人不至殺人而食不過畏法不敢畏  
因果不習設其不爾屠酤之肆且懸人肉如  
林若黃巢置春磨寨秦宗權載盜屍給軍糧  
完者掠人爲糧邇若山東大饑父子夫妻遞  
相殺食便安然食人無少撻蹙將人亦天生  
以供人食者耶今人過屍林義塚骨骸狼籍  
無不穢嘔疾趨乃不悟食噉衆生日以臘臍  
爲衆生屍林義塚形則人而臟腑化衆生久

矣。一旦眼光墮地，命命填償。諸趣遍歷如遊園觀，錢湯爐鐵雨劙風刀。無有出期，墮牘無及矣。豈不哀哉。

擬寒山詩曰：老翁死却兒，晝夜搘胸哭。痛心徹骨髓，叫云我孤獨。何不返思量，恣啖豬羊肉。羊豈不思兒，豬亦有眷屬。

孝宗朝詔婺州市牛筋五千筋。時李侍郎摵爲婺守，奏一牛之筋綰四兩。今必求此是屠二

萬牛也。上悟爲收前詔。

蔣給事性中在京燕客已卜日矣適隣家子喪公言彼方悲哭而吾何忍歡笑遂止之數日喪去乃召客也。

正德己巳大水鄉民饑曹公時中貸米百石又力勸諸大夫行賑鄉民賴以全活者甚衆親黨招飲皆不赴日民絕粒而我輩乃列筵哉日食亦止蔬食候歲稔始如掌。

怒既累德亦復傷生欲令當境和平須在平時

仁愛

鎮江軍士范某妻病勞瘵瀕死有醫者云用雀百頭制藥末銅之至三七日服其膚當痊然一雀莫滅也雀有死者旋買之以克數范依言籠雀妻聞之恚曰以吾一命殘物百命寧死決不爲此也奪籠放之未幾病自痊且懷妊生男男兩臂中各有黑痣如雀形一飛一

俛羽毛分明不減刻畫

氏饑而我粢肉。如茹荼毒民寒而我褐裊如被荆棘。民愁而我歌拍如聞喑咽。民勞而我安閒如在痼瘞。故臨民者終日屹屹惟上念頭上之彼蒼下軫眼前之我赤。

鄒幹爲兵部郎中。英廟北狩京城戒嚴。幹超遷本部右侍郎。凡處繁應變。多不待奏報而行。一日鄉民萬餘欲避虜城中。守者難之。幹

日立城本以衛民耳急而拒民于外可乎立主納之全活者衆

梁武帝遣人放生于石頭城下洲置十戶在洲旁掌穀粟以飼魚禽名長命洲魏李恕來帝適放生問曰北主頗事此乎恕曰日本國不放

亦不取

雞造殺業故不免一刀而我不殺無財固已省唇之一刀耳是故佛氏見殺如割自身不獨

爲受殺者代其見時之痛。又爲造殺者代其將來之痛。衆生未及知而慈父如眼數雨見之了了矣。

賓筵苦醉飽不堪。則何不携杯盂一二。以施之餓而欲死者。使足于半菽可生也。何不以殘杯冷汁施之于生平不知肉味者。使其知人間之有此味也。

明非菴日纂三集口德卷之十二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

利泰西云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而一其舌意使多聞多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中與淡而以齒如城唇如郭鬚如櫟三重圍之誠欲甚警之使訥于言矣不爾曷此嚴乎著警勸書拔衆靈超業海雖細善應生兜率作綺艷語導羣盲入愛坑任高才定墮泥犁

洧水之濱。有富人溺死。得其屍者索贖千金。其家患之。謀於鄧析。析曰。第安之。必無買此者。求贖者見其不動。亦謀於析。析曰。第安之。必無更賣此者。余見今世。慘人遇兩爭之家。而陰爲主畫。必令相持不下。然後得恣其顛倒。眩亂之說。彼此線索。盡在握中。以收其利。此皆鄧析之教也。

南部考察。刑部出一郎中。時劉公忠爲太宰人。

問劉何以得其情而黜之。搃之曰。王顧左右而言他。時考功王韋驗封顧璘皆爲劉所信用。故云言恰合而語傷讒刻矣。

黃謙工部主事會試時過書肆有菊坡叢話四冊持閱之傍一人從公借閱視其貌寢甚調之曰老鼠拖生薑。譏其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問公姓名後與公同第官刑部會公以夤緣事發參送法司其人坐公受賄削籍過司日

大聲曰。老鼠拖生薑。公始悟結怨之緣。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諦曰諸公皆不是  
癡漢又有監司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  
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曰得饒  
人處且饒人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  
小人詭笑如嚼糖水爽美之後寒沴凝腹

宋民有祝期生者復薄好彰人知人有體相不

具者譏笑之。妍美者嫉毀之。愚者侮之。智者訾之。貧賤者鄙薄之。富貴者訕謗之。官僚則許陰邪。士友則發隱曲。其門闥才望無可擬。謗者則必巧摘其短。日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母家工商也。妻家駢儈也。弟不良也。子不肖也。有小過者必增飾以成其短。甚至以無爲有。以十爲百。以疑似爲端的。以偶然爲故犯。以不得已爲優。以錯誤爲情實。度其

人可欺。卽面折之。衆辱之。待他人如此。待親族亦如此。平生知識。無不在貶刺之中。甚者目父母爲頑。罵目兄弟爲管蔡。教人與訟。已復和之。教人詛罵。已復証之。習之既久。不以爲異。晚年病舌黃。每作必須。必須。砭刺出血數升。乃已。旣而復作。又須刺之一。歲間作者五七。痛苦切至。竟至舌枯而卒。

夏閣老謹言行語云。人生宜守口。話言當自考。

多知多是非。少管少煩惱。布德反爲讐施恩。  
成不好相逢。但寒溫。萬事皆默了。不必揚人  
惡。切莫誇己善。行人日似碑。好歹悉皆見。祿  
厚恐禍生。言深慮交淺。何如藏舌鋒。彼此無  
欣怨。

吳庠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  
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夫人  
曰。減否。士之嘗忍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

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二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因繇是恐懼謙默

士大夫處世能絕四語可與論道矣一日耳語一日目語一日手語一日足語啞齶而談者私也睇笑而談者險也握手而道者僞也蹕足而告者恥也言堂滿堂言室滿室在朝言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如是

縱意之頰笑成于舌之憂游口之春秋中一生之毒。

金性雖質處劍卽凶水德雖平經風卽險人性雖善惟口與戎

劉貢父幙次與三衛相鄰諸帥玩一水晶孟問何物而瑩潔若此貢父應聲曰此多年老冰也四字傷若干和結若干怨

徐孟章有言曰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地君平昔

心腸條直全不使垂今却不宜如此坐中非  
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  
慎之不然謗議交作矣

韓朝侯與棠溪公語而終夜獨寢慮寐言之露  
于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內言之泄  
于左右也呂公著不答語次嘉園之間恐言  
論意指之窺測於門客子弟也

清慎如盧懷慎矣而世有伴食之誚忠勤如李

文清矣而世有無口匏之譏恒人之言顧可  
深據哉

凡一事而觸人終身總實見實聞不可着口凡  
一語而傷我長厚雖閨談酒謔慎勿形言

清獻座右銘有曰盛怒中勿答人簡既形紙筆  
溢語難收荀子謂傷人之言甚於矛戟况形  
紙筆乎

夏學正病有傳方焚漆頭巾作灰酒服之煩燥

而卒太宰張潔志其墓曰少學於學宮既官于學宮今也卒於學宮嗚呼夏公黃僞之爲改數字少學于頭巾旣官于頭巾今也卒於頭巾嗚呼夏公太宰聞之嘆曰真油嘴也聞人譚一善事述一善人必巧爲無端不可解之語逆奪之使滿座哄然而譚者色沮然後爲快旣造口業亦增意業一生聰明用之此處大可借矣

唐憲宗嘗稱李泌云朕言當卿嘗有喜色不尙  
嘗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  
凌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  
能不從吁彼以直願爲忠者難爲君矣

水滸一編倡市井萑苻之首會真諸記導閨房  
桑濮之尤安得罄付祖龍永塞愚民禍本  
對人無可說話慎勿強尋閒話來說不是承迎  
世人求爲歡悅便是自家無着落消遣不過

陳了翁曰。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所以無口過。

虛齋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在人傍。人乃多言耳。明道曰。德進則言自簡。

寧鳩子曰。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言。晦翁曰。覺言語多便簡點。

人情厚密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

失歡則前言得憑爲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平復好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時最不可指人隱諱反暴其父祖之愆蓋一時怒氣所激惟恐語之不深事之不切而不知彼之怨恨已深入于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于矛戟俗亦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是也

古人制口字虛其中曰止加一原不爭多

蟬之爲物。吟風吸露。最稱無求。猶不免螳螂之患。爲其槩也。故君子不以清高而忘慎密。

不妄語。不多語。不道人隱事。不摘人微過。不言

已無干涉事。不言人有關係事。論人無捨短

而棄長論。已無登枝而忘本交淺者。無與深

言。謂別者無與強言。陰刻者無與言衷情輕

疎者。無與言密事。語財不及非分。語色不及

邪緣。彈射官箴。月旦人品。不及愛憎。不及風

聞譚經濟外寧談藝術可以給用談日用外  
寧談山水可以息機談心性外寧談因果可  
以作善

元祐中黃庭堅與趙挺之俱在館閣黃以其魯  
人意嘗輕之每庖吏來問食次趙必曰來日  
喫蒸餅一日聚飲行今先生云欲五字從首  
至尾各一字復合成一字趙沉吟久之曰禾  
女委鬼魏先生應聲曰來力勑正整協趙之

音合坐大笑。趙又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先生曰：想俱是蘿蔔與瓜虀耳。趙銜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

言語之當慎。正在當快意時，遇快意人說快意事。

飛語母憑必稽其實。一人母信尚審諸同行事，可疑更度其時勢一節可指。必考其生平，君

子甚無輕議人也。況是非臧否有時而定于數十載之後。有當世不明而明于數百載之下者。君子甚無輕議人也。

固諛之辭。有知者未必感。背後之議。猶之者。嘗至刻骨。

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雖有形迹。然對証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不面斥朋友之失。而以他事動其機。亦是成物。

之智處

鳳凰終日鳴卽非祥瑞虎豹終日吠亦不驚人  
言雖至當毋寧減之

論理要精詳論事要剴切論人須帶二三分譚厚

昨非菴口纂三集內省卷之十三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張子詔先生于書室中置孔顏及諸儒像晨夕瞻敬心志肅然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如市朝之撻

人不可無所期待。無所期待則一味悠悠人又不可有所期待。有所期待則終日拮据會須將宇宙事業看作一力擔當却不將宇宙事

業看作一生佔盡

人生世上那管得許多那好得許多那能使人  
人說好那能使人不說吾不是只要做事半  
分不差心上無愧便了聖人也只說得一箇  
寡悔耶此道明白心中便得寬平快活

祖逖字士雅慷慨有志節嘗與劉琨共臥聞雞  
鳴蹴琨曰此非惡聲也因共起舞元帝時爲

豫州刺史渡江擊楫誓曰不清中原而復濟

者有如此江

人生真實受用無大於身無病苦心無愧怍仰  
泰然夢覩恬穩此是神福眼明脚健食寢  
甘適此是形福此外都不關吾事死生之事  
昔人謂之火傳吾今警之徙宅一友云不知  
新居何如余曰舊宅做得人家新居自然無  
恙不然如蕩敗子弟棄其金堂朱戶而僦一  
破屋荒廬必有不可堪者矣

有以名利之說來者勿問大小悉宜應以淡心  
有以是非之說來者勿問人我悉宜處以平  
心有以學問之說來者勿問合否悉宜受以  
虛心此大受用寶訣

大梅法嘗禪師住山馬祖聞之令僧問和尚得  
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卽心是  
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  
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人未有了

在。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卽心。卽佛。僧曰。舉似。  
馬祖曰。梅子熟也。

恩。警。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  
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對好色于密室。逢千金于廣野。遇大敵于忽然。  
聞贊人于垂斃。好一塊試金石。

矜字從矛。伐字從戈。心中如何容得這箇物事。  
熱腸以救萬物。危苦冷眼以觀世態炎涼。

霍光出人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  
爲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  
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陳仲醇與諸友登塔絕頂。謂友曰。大抵做向上  
人。決要士君子鼓舞。只如此塔甚高。非與諸  
君子乘興覽眺。必無獨登之理。旣上四五級。  
若有倦意。又賴諸君子慇懃此去。絕頂不遠。  
既到絕頭。眼界大。地位高。又須賴諸君子提

撕、警、惺、跬、步、一、差、易、至、領、跌、只、此、是、做、向、上、一、等、人、榜、樣、也、

德盛者心和平見人皆可交德薄者心刻鄙見人皆可訛人靜夜自念我所許可者多則我德日進矣我所未滿者多則我德日減矣乍交不爲小人所悅久習不爲君子所鄙如是乃可見品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

赤鳥几几乎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  
不轉盼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  
故逆知可以託孤寄命

公孫弘舉賢良家貧不能行國人鄒長倩解衣  
衣之脫冠履與之又贈生芻一束素絲一穗  
撲滿一枚作書告之曰芻之爲物縱則亂束  
則謹人情無以異此縱則窮濫而富騷謹則  
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十忽爲絲夫絲至微也

十忽而後成則物未有不積微以至著者而  
况奢乎積奢則名斯成行斯顯加素焉則爲  
玄爲黃爲朱爲紫又待人而成也撲滿者以  
土爲器而用畜錢也有入穴無出竅夫土微  
物也錢重貨也以微物蓄重貨人而不散則  
有傾覆之敗而況於人知此三者以之脩身  
以之應事以之守富貴無人非無物累君宜

寶之

僞道學何從辦功名到手半化爲泥塑孔周假氣魄不難知禍患臨頭盡轉作兜堅龍比節無巢許遂令枯隱多充才有蕭曹因使猾胥飾假狐技寧能掩尾羊質何事蒙皮

見義勇爲纔蹉跎慮明日陰晴難定當仁不讓稍退却懼他年懊悔靡追博得浮于志願酬酣睡已將醒矣等待尚平嫁了名山能果

遊手

用聖典拭几糊窓定陰刑一生壽算刻姪書  
梨賊棄必遠遺七祖灾殃故武安願天生好  
人文昌勸世惜字紙

罵座揮拳爲歡之酒爲禍枯精竭髓生人之色  
殺人故愛惜精神畱此身擔當宇宙昏濛志  
氣將何物報荅君親

姜車騎爲漢討賊直至破膽軍庭始是漢臥之  
日文丞相爲宋存孤直至落頭柴市方爲宋

滅之年。每想斯人。輒爲流涕。

詆緇黃之背本宗。或襟帶壞聖賢名教。晉青紫之志。故舊或衡茅傷骨肉天倫。請作平等之觀。勿輕責備之口。

屠緯真曰。凡夫迷倒。有極可笑可愍者。昼夜食猴羹。以爲犬肉也。則食之而美。及明而知其猿肉也。則嘔吐。夜飲觸體之水。而清甘。明而見觸體也。則大生厭惡。一齋子瑕也。當其愛

之別見孝親。不見矯駕。見愛已。不見餘桃。及  
其惡之。則見矯駕。不見孝親。見餘桃。不見愛  
已。其人美也。則一過之處有遺香。一見之後  
有餘想。其人醜也。則經用之器亦嫌。坐臥之  
處必避。男女之身一也。髮則欲其豎然而黑。  
而皮肉則否。皮則欲其皙然而白。而毛髮則  
否。男人之巾幘與女子之冠髻。一也。當其高  
時。則見低者而笑。當其低時。則見高者而笑。

尊官臨卑○是官尊○非我尊也○而我榮卑官奉  
尊○是官卑非我卑也○而我恥同一進賢冠也。  
在公卿之首○則冠美○在尉丞之首○則冠醜○鶴  
與鷺同形也○見鶴服則作華想○見鷺服則作  
不華想○蔬食菜羹同味也○出富貴之廄○則作  
美想○出貧賤之廄○則作不美想○臭穢一也○遭  
之○於路○則嫌其臭穢○感於男女○則不啻香潔  
愛身也○則蚊蚋恩其傷○燈火恩其灼○迷於利

憤也則刀兵水火不顧。熬煎油鼎甘心子女。一也。子則視為骨肉。女或視為路人。兄弟與朋友孰親昵狎。則朋友勝于兄弟。爭產。則兄弟化為仇讐。以一念慈悲故。則愛惜肖懸。如同一體。以一念殘忍故。則戕殺子女。不及肖翹愛。則祝願惡。則呪詛。儼若我操造化之權。阿所好。則譽。忌才美。則毀。豈謂人全無人倫之鑒。苦而愁。明知愁之無益。而不能不愁。喜

而樂。明知樂之無度。而不能不樂。日出而作。  
依然仗佩。而夜來謀慮。萬端一息。不來便無。  
明日而刻下經營。千歲迷惑種種。聊指出以  
問人。

羅念菴先生每自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去得狀  
元兩字。此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  
然以公天性之篤。亦須二十年功夫。始得。則  
知驕吝在嘗人。何可易言無也。

爭財利而同市井徵色發聲固是鄙夫逞學問  
而向庸愚論古評今亦稱俗物

粒粟民汗寸帛民皮一錄民骨髓固知爵尊祿  
一厚不易承當圓蓋我父方輿我母庶類我弟  
昆只此耳聰目明儘難消受

讀書不曉世務名曰肉廝學道不辨誠心號爲  
紙箋

夢裏指羊作駟四大分離日那有主張病中度

日如年三餐調適時可無警省

王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  
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寒餒雪行二十里訪之  
陶子母凍坐日高無炊烟愚爲解錦裘市酒  
脯薪炭與附火對食又損百千爲之娶及陶  
既尹洛愚時老而貧且失明自衛州新鄉往  
謁之意陶必厚遇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  
已此等人讀韓王孫傳寧不愧死

太宗征遼東時房玄齡爲畱守或有上書譖其謀反者玄齡問之曰我乃奏君不發封而付之太宗接奏問所告何人曰房玄齡不啓書而斬之

國家設官凡部銜皆以清吏二字其飭簠簋之意稔重然清乃官歲之始基猶貞乃女德之始基不足恃也居官者以廉之一節自滿而種種戾氣秕政伏焉則是婦人無淫行而遂

可詈翁姑壓夫子叫噪於妯娌間矣。諺曰：清  
古無後。夫刑官無後宜也。清官而罹絕嗣之  
報，豈天道爽哉？所以致此者，可深思也。

死忠死孝，隸卒人奴，盡屬山河正氣，如鬼如蜮。

王侯將相胥爲坑廁陰魔。

高閣置書封倉箱，而枵腹嘔心掙產衣寶玉以  
焚身。

東郭公云：古人惜陰云：一刻千金。一年之間有

許多金子既不賣人又不受用不知放在何處只是花費無存可惜可惜

人人有一片潔白自受用地斷非他人所能分享人人有一撇不下擔子斷不能僱倩與人其他可攬可推任情起倒者皆世界中事非我事也

至道之用嗇鄙細不可。吉人之調寡深密不可。節俠之生輕闊狠不可。通達之財疎暴殄不

可才子氣高矜驕不可廉吏守嚴刻剝不可  
市中闊而詬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  
日爾欺心乙日爾欺心陽明先生聞之謂弟  
子曰聽之夫夫諱諱講學也弟子曰詬也焉  
學日汝不聞乎日天理日心非講學而何日  
既學矣焉詬日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  
諸已故也

君子不能勝小人小人嘗易勝君子故置膏蘭

於箱中不聞香氣雜纖鉛於金內便減精光  
赤子初生光光只有此身更無美衣美室各項  
帶來及其既歿亦光光只有此身更無美衣  
美室各項帶去中間惟有此心此理全生全  
歸可以帶去者却又爲美衣華屋各項弄壞。  
豈不是大罪過。

世人死醜者千萬而一死於宴安者天下皆是  
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

之於舟。莫仁於瞿唐。而莫不仁於溪澗。端居之暇。嘗試思之。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我功隳業廢者誰歟。使吾縱欲忘返。而流於惡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於禍者誰歟。是宴安者。衆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汚出。殺身滅國。項背相望。豈不甚可畏耶。

魏子禁降關羽。惟龐德不屈而死。後孫權害羽。

獲禁送還魏文帝先令詣鄴謁高陵預於陵  
塋畫羽戰克羅德憤怒于禁降服狀禁見慚  
恚死唐克復兩京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  
巾徒跣立於含光殿前推首請罪甄濟布衣  
不受僞職詔起詣京師上命館於三司令受  
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旌別若此當時列  
拜會無一人能爲于禁之愧死者蓋其心死  
固已久矣

元順帝閱宋徽宗畫稱善。夔夔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曰：「獨不能爲君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

地上有門曰禍門。而作惡者自投之。孰驅而納之。地下有門曰鬼門。而好色者自趨之。孰引而置之。此二門者皆一入而不出者也。

持家者持二字符。勤曰儉。夫孳孳乎種德。布惠而後爲勤。淡乎聲利。百好而後爲偷。今

之所謂勤儉貪耳吝耳  
以多受小人私恩受不可酬每一犯士君子公  
怒犯不可救

人但知口中。有劍。不知枕裏藏。乃牀褥間謠浪。  
不根之語。或乘醉飽過。爲鋪張。一入婦人之  
耳。彼卽信爲必然。孰爲終身罟口櫛柄。或甚。  
之生心啓釁。余往往見之。乃知閨闥中。自有。  
畏途禍門。不第在外人齒頰也。

黃叔相嘗爲吾言。士君子當功名富貴。得喪毀譽。死生禍福之衝。須是臨崖撒手。慧劍斬魔。方不牽纏葛藤。墮落坑斬。吾誦其言。洞然有悟。

父祖做的便是子孫楷式。主人行的便是廝僕效法。非禮之言。切莫內談。醉飽之語。慎勿外洩。

樂意相關。須得一種收斂念頭。煩鉢當前。須有

一番寬和氣象

對天可說方開口與性無加勿動心

處富貴勿聽僕隸之言。值貧賤莫信妻孥之計。  
恐妻孥之計短而僕隸之言貪且險也。

文清曰爲官最要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  
殊愧之又曰接下不可一語冗長又曰待吏  
卒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天下事大都命制我者十之五我諉命者十之

入故行先立志學惟自奮

尤西山曰毀譽皆切磋之資譽者指我以前途  
毀者告我以險阻

康節詩立身要爲真男子臨事無爲淺丈夫又  
施爲歛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又在尋  
睿時觀執守當倉卒處看施爲又不作風波  
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又生平不作皺眉  
事天下應無切齒人又誰將酷烈千般毒化

作恩光一派深又旣愛且憎皆是病靈臺何  
日得從容又稍隣美譽休多取纔近清歡莫  
賸求又果然得手性情上更肅理頭利害間  
又才高正被聰明使身貴方爲利害移又大  
得却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爲多求又欲爲天  
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又知破萬古事  
收歸一點真又禍福眼前事是非身後名又  
無疾之安無灾之福又多與招吝多取招損

言言皆可藥石

敬齋曰。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外護其身。如惜千霄茂樹。勿縱一斧之傷。內護  
其行。如惜渡海浮囊。勿容一鍼之漏。脩道之  
上。要知二護之法。

孝陵好微行。嘗夜出。暫止逆旅。枕石眠艸。藉土  
中。夜有兩人共語。一日。今夜此翁又出矣。吾  
視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蹣藉而臥。

上聞而異之卽以首足易位而寢又一人曰  
君誤矣此翁頭枕藉脚踏石耳上不覺汗  
浹於背卽還宮

江陰周鳳犯罪官司捕之歲久少懈暮夜潛歸  
妻設酒食盡歡鳳欲就宿妻曰不可君在外  
久矣一宿後倘有身何以自明且人聞妾生  
子將踪跡君爲累不小世謂其智而有禮  
世人有二顛倒一少年當勤以圖身反自放逸

古詩云少年經歲月不解蚕謀身晚虛成無  
益低眉向世人一老當逸以就安反自勞役  
古詩云可憐七八十齒落雙眸昏朝露食名  
利夕陽憂子孫惟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  
尚少何況深妙之理乎

拾事以清心斷欲以寧神便是扁鵲醫不消請  
他明裏不傷人暗裏不虧心便是閻羅王不  
須怕他有時不妄用無時守得定便是陶朱

公不須求他。貞莘不妄拔難大不妄殺便是  
南無佛不消念他。

東坡謫海南。故入巢谷。年逾七十。自蜀往信之。  
徒步萬里。訪二巒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伊  
川縊管涪州。或諷其故人邢恕。挾之恕曰。便  
斬程頤。萬段恕亦不挾。君子小人存心豈不  
遠哉。

范丞相語云。人作好事。不堪再說。著說著便不

中此語最到

無根本底氣節。如酒漢段人。醉時勇。醒時索然。  
無分毫氣力。無學問底識見。如庖人燙竈面  
前明。背後左右。無一些留顧。而無知者賞其  
一時。惑其一偏。每擊節歎服。吁嗟言也。

欲止。奔當念貪。及欲止。慾當念病。及欲止。忿當  
念禍。及欲止。邪當念蕩。及欲止。惡當念死。及  
經曰。佛告沙門。慎無視女人。當如遺棄。不爲泥

所汚老者以爲母長者以爲妣少者如林  
者如女敬之以禮意殊當諦唯觀自頭至足  
彼身何有唯盛惡露諸不淨種以釋其意

申闕老百字銘云慾寡精神爽思多血氣衰少  
杯不亂性息氣免傷財貴是勤中得富從儉  
裏來溫柔終益已強暴必招灾害處真君子  
刀唆是禍胎暗中休使箭乖裏放些呆養性  
須脩善欺心莫喫齋衙門休出入鄉黨要和

諧安分身無辱閑非口莫開世人依此勸災  
退福重來

李太白勸世文云千般營運不如淺種深耕死  
後披麻不如在生孝順結義他人不如自家  
骨肉買命放生不如存心莫殺發願脩行不  
如還了宿債千般計較不如本分爲人

語云計便宜處失便宜此處字極有意味蓋此  
念纔思計便宜便自壞心術自損陰陽大失

便宜卽在此處矣不必到失時見之也  
張莊簡公憮督浙江學政始以銅名鼓士尋云  
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迄不爲動而  
士皆貼服任畱都鎮定簡靜雖中官亦皆敬  
禮守備陳某者嘗設席延公子弟間更召何  
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爲時所重如此

陳祭酒詢忤王振謫安陸州同知同僚餞之或  
倡爲酒令各用二字分合以韻相協以詩書

一旬終之陳學士循云轟字三箇車余斗字

成斜車車遠上寒山石徑斜高學士穀云

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

一杯酒至陳云蟲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黜直

直直焉往而不三黜蓋薑桂之性如此故廖

太史道南贊之曰秉德惟恒履險不傾

陸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

起送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荅曰

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終身未學  
卿士大夫或問故慧曉曰貴者不可卿而賤  
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

諳言間儘可積德妻子輩亦是涉世不必渡蟻  
好生不必出門多阻

上人大病只是自家不肯認差所以多鬱多怒  
夫自責自脩有何不好而必以容氣爭勝也  
天下雄心客氣都是資稟中大病不會將學

問工夫磨鍊一番却原是自家受苦

處事不能得大體當觀古名相傳以老吾識行事不能決大計當觀古名將傳以長吾膽識爲主膽爲用事無難矣

昔人云腹不飽詩書甚于餒目不接前輩謂之瞽身不遠聲利甚于穿骨不脫俗氣甚于痼腸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居家以無事爲平安朋友以相貼

疏爲次要理到之言也。

陽明云。人在功名路上。如馬行泥淖中。脚起脚落。須有超逸之足。始得絕塵而奔得意場中。能長人意氣。亦能消滅人善根。

文成五彩。搦筆生花。辯溢四筵。開談瀉木。精工言語。於行事了不相干。船管皮毛。與性靈全無關涉。落得一場油滑。怎逃萬轉輪迴。

合下見慈心。任說沽名徼福。生來無媚骨。豈關

立異爲高

鐵杵磨殘方就謫儒學業墨池蘸涸方成逸少聲名古人豈必生知我輩正嫌力淺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至工藝之人用之以時不宜久畱與之神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款洽卽墮述中房琯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

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不審察疎遠。

讀萬卷不如識一字。說千丈不如行一尺。勤脩百億功果不如濟一饑渴窮民。廣交天下英才。不如近一篤實先輩。

祝髮棄父母。浮生一彈指。乃其利慾心濃。於在朝市。機械反倍深。趨營死方已。言顏行蹟。儒孽案差相似。

賈人之海而遇風。盡投寶而不惜。以身重於寶也。樵者爲毒蛇所齧。斷指而不惜。以全體重於一指也。人當倉卒。構和若緩急甚。真至平居。何顛倒而弗顧乎。

韓歆事光武。指天畫地。帝不能容。至于自殺。白樂天諫憲宗。嘗曰。陛下錯矣。帝大怒。貶之陳執中罷相。薦吳育自代。召之赴闕。因侍宴醉而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

斥之不用。曹利用在簾前，每以手擊腰帶。太后不悅，後亦貶死。四臣皆一時名士也。言動之間，偶失簡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損，蓋可以忽乎哉。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萊公年三十餘，受知太宗，欲使爲相，嫌其年少。公乃服地黃與蘆菔以反之。鬚髮尋白，夫

不冒年于十九之時而速化三十之後何十年間而前後迥別耶甚哉不變塞之難也

吳越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寢倦極則枕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驚枕置粉盤于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卽寤時彈銅丸于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扣北城門吏不肯啓闔日雖大王來亦不可

啓乃自他門入。

俗之徒能言而不能行者。日鐵嘴豆腐脚。謂退縮而不敢前者。日鐵鎗頭。嗚呼。艸玄準易。似知道矣。而劉棻之累。遽窮蹙以投閣。入角磨盤。似有守矣。而丁謂之召。遽倉皇以便液。是亦一鑑鎗頭而豆腐脚也。

張乖崖帥蜀時。給澣灌。創縫二人。乖崖悅一姪。中夜心動而起。繞室行。但云。張詠小人小人。

遂止將歸出帖子議親云某家室女房產五百千以禮遣之蓋未嘗犯也國朝曹鼐不可不可堪敵張詠小人小人

葉顥初主南海簿攝尉二廣籍鹽筴充賦捕賞頗重前尉有累捕獲轉至員外者或欲以所獲盜授顥顥曰仕塗發軔如造屋建柱石柱石不正屋隨以傾吾方入仕豈宜自欺聞者歎服

一失脚爲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莫放過了  
親切底工夫莫虛度了少壯底時日

毋厚養生以累蟲蛆。毋悖積財以累盜賊。毋陰  
行險以累鬼神。毋巧取名以累造化。

彭執中云。住世一日。貽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  
則行一日好事。

金人入洛。禁勿犯司馬光宅。張商英輩。乃欲發  
其棺。虔盜謝達犯惠州。葺東坡白雪故居。致

奠而去而呂惠卿之徒乃欲置之鼎鑊

溫公退居于洛十七年荆公罷歸金陵亦十餘年溫公不惟天下重望歸之其心樂道真得退居之適荆公不惟得罪公議其心負愧而無一日之樂觀二公出處可以爲鑒

趙清獻欲絕然掛父母畫像於臥牀中以自監趙康靖中歲嘗置黃黑豆於几案以驗善惡

歐陽文忠暮年有小疾不服藥只孤坐習忘

以却之文節搆枯木菴死心寮以爲養病之所伊川於室中嘗置尖物劉元城謫炎瘴舉念絕慾東坡謫瘴鄉惟盡絕慾念爲萬全之良藥古人克己工夫如此

呂申公書古詩于屏風曰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富鄭公年八十猶書座屏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又語有群居閉口獨坐防心二句最契緊

陳繼儒曰。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  
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改。是必鐵作心肝  
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  
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  
天人與。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於戚  
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歛

歎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  
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趙清獻好焚香尤喜熏衣所居既去輒數月香  
一不滅衣未嘗置于籠爲一大焙方五六尺設  
熏爐其下嘗不絕烟每解衣投其間謂人神  
氣四體誠不可使不潔淨清正如公而猶不  
免此甚哉一無嗜好之難也

先正有言權貴之門雖係通家知已也須見面

稀行踪少就好嘗愛唐詩有終日帝城裡不識五侯門之句

王方慶遷左丞無他政事但不許令史驢入臺門終日追逐時號驅驢宰相侯思正食籠餅必令縮葱加肉時號縮葱侍郎趙需紹興間爲諫議大夫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胡致堂時在西台之笑謂鵝鴨諫議嚴昇期則天時爲御史巡察江

南嗜牛肉而多受金時號金牛御史嘉定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入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吁身居政府而侵游伴食寵擢言路而蔓衍塞責毫無益于世道人心者對此可發深省馮道作長樂老傳自敘其無恥蔡京作太清樓侍宴保和殿延福宮典宴記自明其不臣元

賴作會真記。鄭禱作春夢錄。自表其失行。半僧孺作周秦行記。自陳其蕩志。愚讀之。不能不爲之抵案而作惡也。

李密爲祖母陳情解官。而後以遷遲怨望獲罪。方望諫魄囂稱王。而後立劉林以死。李迥秀爲母出忤婦。而晚爲張阿臧私夫。劉殷孝子。而以二女奉劉聰至太保。房玄齡妻爲夫病剔目。而後以妬聞。太宗脅之以奪而不懼。臧

質之守。盱眙奚減耿恭。孔覲之清節何愧羊續。袁覲之才氣亦不下其舅。蔡興宗而卒以從亂誅人固不可以本末論也。

家願語錄云。薄於修人事而厚於責天報者。舉世皆是。使造物何以厭其欲。

陶樸林云。居家爲婦女們愛憐朋友必多怒色。做官爲衙門歡喜百姓定有怨言。

財利等物。世間公共原非一己所得。而有你看

生前積聚死後何曾帶得分毫且今生既無利澤及人來生亦無福祿到已循轉之理鑿鑿不爽惺惜自苦者可發深思

許真君論言云心頭不善念經無益違法欺公脩身無益不善取利佈施無益不明自性問禪無益不惜元氣服藥無益心高氣傲廣學無益時運不通枉求無益無心出世學道無益生不孝親死祭無益不斷殺生戒葷無益

昇赤水云。入道場而隨喜。則脩行之念勃興。登丘墓而徘徊。則名利之心頓盡。故諸念不清。宜以佛理而淘洗。六根未淨。可取戒香而熏蒸。

天下事無一件不是人做。然必寬綽細膩真實。寧耐一一從首至尾。節次調停。方克有濟。

陶樞林云。人有怕死一念。生平極要做的。事畢竟做將不去。人有醜窮一念。生平極不要做。

的事只顧做將出來。

宋儒曰。耐煩是學脉。簿書錢穀。煩莫甚焉。見以爲煩。未免生厭。纔有厭心。便生熱惱。事滋紛而。頻乃滋甚矣。須知事本無煩簡。煩簡從心生。若心事寧。耐隨事。則爲處分毫不犯手。何煩之有。卽此是學。卽此是政。耐之一字。吾輩最宜服膺。

誠實以啓人信。我樂易以使人親。我虛也以使人聽。

入教我。自反以息人罪。我遙言以免人忌。與  
危行以消人鄙。我勵操以止人汚。我量力以  
濟人求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

大段觀人。寧取有瑕之玉。不取無瑕之石。周身  
粧點。不見破敗。豈不見好識者。望而視之。莫  
掩矣。白沙先生曰。多病爲人。未足羞。遍身無  
病。是吾憂可自省也。

看破人情時。不可說破。完得道境後。方宜世境。

涉世深無一可交之人。乃無一不可交之人。  
鍊情久無一可已之事。乃無一不可已之事。  
顧東江舉壬子解元。北上京師。寄同學一書。紀  
述所過風物。感慨而寓策勵之意。今讀其書。  
慷慨激烈。洵交道所無也。書未段有云。東平  
而上赤地彌目。風景蕭然。直抵恩縣。望德州  
居民始覺有生意。而景獻河間上下。乘風塞  
以禦人於薄暮者尤多。單行二十里。頃抵風

汎之外又有卒然不虞之想。因思生長東南。  
習慣優逸。此來忝預。計借兼值。和緩猶且不  
堪。若緣徭役轉輸。或值患難。無車馬以代步。  
無僮僕以給使。令窮寒沴陰。風霰交集。其爲  
淒涼。何可言也。又見緣途人家子弟。未出十  
四五者。往往驅逐驢累。奔走道路。或拾不潔。  
眉目亦不甚惡。間有教童子者。所習雖百家。  
姓亦手寫而讀之。如此雖有美質。欲成就難。

矣。南方書籍汗牛充棟，鮮衣美食淨几明窓。  
父兄師友優養，期待視彼何如。而前此皆悠悠  
度日，莫肯奮勵。不因此行，孰知一向之慚愧耶？昔太史公周遊海內，覽觀山川形勝，古  
今遺跡，而後文章益大肆。僕此來乃併於人  
事而有感焉，敢悉以告我同志。互相策勵，以  
無負天所以厚我之意。而睽離契闊之私，固  
有不足言者。

愚夫婦見搬戲聽說衍古本到哀苦處淚靈靈  
下這滴滴點點都是如意寶珠也今人見此  
等人便笑以爲歎正是日用而不知

氣清天朗悲者無限淒涼怪雨冽風樂者恣情  
觴咏優游閒坐短日見長勞攘奔波脩景亦  
促風光日景無有差殊影事妄情遂生分別  
人且不能定情如何造命

人生高不論科名卑不論一命達不論軒冕窮

不論布衣。但令居身無玷。鄉里效慕。窮賤亦尊。若使毀棄隄防。寡廉糲恥。通顯亦辱。斯理昭然。而人不悟。良可歎也。然士人不能簡身大都爲衣食所累。未遇則思溫飽。旣遇則慙繁華。竟不能寶其身爲無瑕之玉。所以呂正獻公嘗引古人詩曰。好衣不近節。士體染穀似柏。腹中書人能不以衣食自累。而讀書厚學。自畏防。則置身潔白。而與聖賢局鬪矣。

想自己身心到後日置之何處顧本來面目在  
古時像簡甚人

一生在君父恩中問何報稱百事有兒孫分上  
勸且寬容

官守二字可味操守之守要清心守待之守要  
耐心乙丑病中題壁自慰十數年來皆覺得  
加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

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惜可惜是死而無補

自古聖賢做功夫。豈止數行書著力。從今宇宙皆吾事。莫將第一等讓人。

榮枯倚伏寸田自開惠逆何須歷問塞翁脩短參差四體自造彭殤似難專咎司命

子孫不肖還是祖父餘殃莫只嗔恨子孫主師不錄總時命未顯莫便怨望主師

君子蠅附驥，捷則捷矣。難辨處後之羞。葛蘿附  
高則高矣。未免仰攀之恥。是以君子寧風霜  
自挾。毋爲魚鳥親人。

忙裡要偷閒。須先向閒時討個閒柄。鬧中要取  
靜。須先從靜處立箇主宰。不然。未有不因境  
而遷。隨事而靡者。

老來疾病。都是壯時招的。衰後罪孽。都是盛時  
作的。幼而好學。日出之光。須兢兢焉。

閒中不放過。忙處有受用。靜中不落空。動處有  
受用。暗中不欺隱。明處有受用。少時不怠惰。  
老來有受用。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讀周易。其弟學士  
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翌日諭所親。令  
請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譙窮  
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  
內。喫餽者。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

不知某年同某處喫葷煮飯是爲甚底愚謂  
此一語視王曾一生不在溫飽張詠一生不  
爲輕肥何如而郊所記上元喫葷煮飯亦是  
何事此處最可猛省

害莫大于婢子造言而婦人悅婦人附會而丈  
夫信男正乎外女正乎內禁此二害家政肅  
矣

窮漢知所經營來路便量他不得名流趨有徑

竇後路便保他不得

李文節燕居錄云。在公堂行一私枉一法瞞不過。吏胥在私宅行一法受一物瞞不過。僕僕夫惟可使吏胥見。可令僕僕知。則庶矣。

李文節燕居錄云。錢也是天下一件好東西。廉者歸之。以爲廉。仁者施之。以爲惠。余欲作錢神論。將此立意。

今日居官受祿。須思。往日秀才時。又須思。後日。

解官時思前財知足思後財知儉此遠去心  
未來心似不可無

士君子有超邁之才。闊博之學。必須與佳山水。  
好風月。兩相映發。蓋我機神。又須神交身覩。  
古今聖賢豪傑。爲磨礲洗發之藉。又須從猛  
風逆浪。老雨窮途。中鍛練一番。庶幾心性動  
忍。不要使于氣質。不沒溺于庸陋。若第悠悠  
忽忽虛憇持氣。未見安身立命。確有處所。何

所得參上流品格乎。

李文節燕居錄云。丁酉年余五十六歲。因念人生七十古來稀。今去七十餘年耳。卽爲奢已苦。來日無多。何暇爲不善乎。

功名浮物。非駐足地。先周望登第後。寫書與余。謂向時迷陋視。一科名以爲究竟。正如海師妄認魚背。謂是洲岸。吾輩須大開眼目。提起此身在公卿大夫之上。勿令爲些小得意事。

壓倒卽前頭有無窮進步地矣

魏文帝以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

所傳少

浣布爲不然著之典論刊石太學廟門及齊

王芳時西域來獻此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

以示百僚遂刊滅此論天下笑之時人耳目

短淺所不經見輒以意斷其有無如後儒謂

無鬼神及天堂地獄之說皆典論類也此病

俗儒尤甚

世間極閒適事如臨汎游覽飲酒奕棋皆須覓  
伴尋對惟讀書一事止須一人可以竟日可  
以窮年環堵之中而覽觀四海千載之下而  
覩面古人其精微者可以斧藻性靈其宏肆  
者可以開拓見聞天下之樂無過於此而世  
人不知殊可惜也

伊菴權禪師用功甚銳在衆未嘗與人交一言  
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麼空過嗟乎余

輩大馬之齒已長空過從前多少日子都不覺知都不鞭策不知來日尚有幾何不知後來作何結果念之心悸

富貴之家其閭人面目已見可憎而主賓相對作勢矜談亦覺無味故士君子於此可以無求便宜少往所謂寧令怪其不來無令厭其數至也

盛寅先生夜夢有寄檄其家者急欲檄遂私發

用之寢而深自咎曰豈義心不明故至此耶迄不能寐此與某節婦夜夢有男子調之起自悔責至毀其容相似真所謂獨寢不愧衾者夜卜諸夢寐學者於此亦不得艸艸畧過富貴家兒蚤眠晏起朝不見辰曦晚不見夕魄人生幾何晝夜分半又以其有用日力強半付醉夢中以此爲學學業荒以此治生生事蹙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尚勗之哉

諺云。若要小兒安。長帶三分饑。與寒士君子。亦須帶得幾分饑。寒然後骨堅。神緊。內可以練性真。外可以經世務。若向肥甘軟滑中養却。悠悠忽忽。便斷送一生矣。

宋蓋巨源爲縣令。因買羅於公廳上。手自拓量。其侍婢從屏間見之。惡曰。不意今日却事一羅絹牙郎。因求去不可。

詩書乃聖人之供案。妻妾乃屋漏之史官。

武士無刀兵氣。書生無寒酸氣。女郎無脂粉氣。  
山人無烟霞氣。僧人無香火氣。換出一番世  
界。便爲世上不可少之人。

兒女情英雄氣。並行不悖。或柔腸。或俠骨。總是  
吾徒。

坡公云。黃沙枯髑髏。本是桃李面。而今不忍看。  
當年恨不見。色目者空爲一反觀。

面上掃開十層甲。眉目纔無可憎。胸中滌去數

斗塵語言方覺有味

肝膽煦若春風。雖囊乏一文。還憐竿獨氣骨清。  
如秋水縱家徒四壁。終傲王侯。

憂勤是美德。太苦則無以適性怡情。澹泊是高  
風。太苦則無以濟人利物。

識世十著云。第一著忍些。好多忍耐。少煩惱。艱  
苦自家知。便益隨人計。放鬆肚皮謹閉口。不  
怕撞著無理鳥。第二著寬些。好是個大容的。

小肚腸空窄。撇較量多與少。一條大路儘人行。  
荆棘叢中要跌倒。第三著靜些。好是非場多鬧炒。無事蚤關門。有飯休儘飽。閒閒散散樂陶陶。何苦奔波滿街跑。第四著淡些。好滋味無價寶。酒淡不醉人。菜淡少病惱。淡淡交情耐久長。富貴穰華難守保。第五著省些好費用。多來路少精神。休逞強心機。休弄巧省些福分與兒孫。免得自身都使了。第六著

平些好做蹊蹻成懊惱路間有不平剷削定  
是盜老佛指出平等心免人墮落畜生道第  
七著讓些好路徑窄迴避疊騎馬掣前擠一  
定擠個倒憑人向我抽身傀儡戲場先看  
飽第八著癡些好會使乖偏不巧除夜賣癡  
獸收買如活寶癡人從來有癡福伶俐奸欺  
窮到老第九著笑些好鎖愁眉容易老鎮日  
笑嬉嬉睡到日出卯花前月下籬笆邊拍手

打掌齊叫好第十著窮些好免經營沒處討  
無字入公門有興眠芳艸梁上君子不下顧  
化緣僧道靜悄悄

書是同人每讀一篇自覺寢食有味佛爲老友  
但窺半偈轉思前境真空

救已敗之事者如馭臨崖之馬休輕策一鞭圖  
垂成之功者如挽上灘之舟莫少停一棹  
聖人之言須嘗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士君子當使此衷。如果自當空寒潭徹底縱鑿  
千古下審來茲將成敗利害得失是非盡呈  
眉睫之間恣我酌取事來則爲迎刃事過則  
爲虛舟旋乾轉坤纖毫不動此乃是豪杰施  
爲亦是聖賢實用

天下之最計便宜者莫如做好人待人未之思  
耳

仁厚刻薄是脩短關謙抑盈滿是損益關勤儉

奢惰是貧富關保養縱恣是人鬼關

李文節燕居錄云翰林官能壞人衙門冷易苟體面好易傲無政事易懶無風波易放

李文節燕居錄云余生而貧寒故忍得貧纔不貧便足見人貧憐之余晚成故有耐性其在館中讀書或急於散館予偏愛同年之聚樂課業之長益其在仕途儘稱順然未嘗有速化意也予未廟子因念予然一身耳所需幾

何廣積財。帛欲以遺何人。故有所不受。不取。  
爲無用也。凡此皆余缺陷處。然皆余得力處。  
居富貴。嘗憐窮困。受快樂。嘗恐灾禍。見在嘗思。  
知足。未來嘗思戒懼。寃結嘗求解脫。衣食嘗  
思來處。起念嘗教統正。出語嘗思因果。逆境  
一嘗當順受。動靜嘗付無心。守此十嘗更無煩  
惱。

士大夫損德處多緣立名心太急

武林張恭懿公名瀚。釋褐觀政都察院。其時臺長爲儀封王公廷相。一見卽器重。公延坐語之曰。昨雨後出街衢。一與人躡新履。自仄廡歷長安街。皆擇地而蹈。兢兢恐汙其履。轉入貫城。漸多泥濘。偶一沾濡。更不復顧惜。居身之道。亦猶是爾。倘一失足。無所不至矣。公佩服其言。終身弗忘。

春至時和。花尚鋪一叚好色。鳥且轉幾句好音。

士君子幸列頭角復遇溫飽而不思立好言  
行好事雖是在世百年恰似未生一日

一味不耐煩是我平生大病蓋日用應酬雖極  
鄙瑣能從此處尋出一團精緻光景纔是學  
問工夫若徒避事避人自圖安靜真暴棄之  
尤所空痛改

事稍拂逆便思不如我的人心稍怠荒便思勝  
似我的人則風斜雨急處自立得脚定花濃

柳艷處自著得眼高路危徑險處自卧得頭  
癡

陰陽家有言曰千里來龍須看到頭一節士大  
夫晚節末路比少年初任更須謹嚴

京中一大僚云近日士大夫不要孔廟兩廡喫  
得肉只要開羅殿前過得堂便是好漢此雖  
憤世之談實警世之論

東坡謫海外以陶柳集爲友張子韶列諸聖賢

像於座上朝夕對之。又有室中置楊伯起影者。又有置范文正公像。每日拱向三次。兩次者。古人攝心皆有道矣。

欲遠小人。且借他一頂君子帽。欲爲君子。須掘斷萬種小人根。

以宇宙第一流人品自期。方僅免爲齷齪漢子。以宇宙第一等事業自砥。方僅免爲溫飽前程。固是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亦是立志非難。

實踐爲難

張敬夫几席不正。雖深夜必使人移之。薛敬軒見器物少有不正。心便不安。必移正之。方外利用之功要如此。

待有餘而後濟人。必無濟人之日。待有暇而後讀書。必無讀書之時。

嘗與友人閒談云。我輩讀書博一第。哀然居四民之上。自謂朝廷倚任。生靈利賴。而孰知日

日行的是害人事。件件行卽是折福事。時時做的是違心事。在在做的是背理事。此雖某下愚自省之危言。然亦可爲中人鍼砭。

祖義云。人生貴賤皆當勞苦。只這一碗飯。自勞苦來。若不勞苦。何以消之。此言有理也。

終日端坐。畧無勞事。未饑而飯至。未寒而得衣。飲酒食肉。呼奴使婢。居有室廬。出有舟輿。可謂色色如意。不於此爲奢。更且使性氣縱喜。

怒甚者造罪業。豈不大可惜乎。嘗與此念久  
久。自然寡過。

大惡多從柔處伏。哲士須防綿裏鍼。深仇嘗自  
愛中來。達人宜遠刀頭密。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於安樂。當  
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於憂患。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  
部。乃爲終身之恨。此清節可爲世戒。乖崖鎮

蜀當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重厚可爲薄末之簡抑

韓魏公爲相作久旱喜雨詩斷句云須臾慰滌三農望收斂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宰相事業也在北門重陽有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著力又作喜雪詩云危石蓋深鹽虎重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

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見一走卒稍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卽有趨重之意。以是知爲官者當明白正大。不可有一毫偏向。

宋陳瓘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雞鳴而起。終日寫蹕不離小齋。

倦則就枕。旣寤卽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牀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一喚使令者。公曰。起止不時。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嘗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以勞人也。

二程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蓋明

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一  
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如  
有飯不將來自喫只要鋪攤在門前要人知  
我家裏有飯打听得此意盡方有進

或問人經患難皆是不幸事曰患難亦是不經  
事人良藥有一服可以治其終身之疾者十  
大夫往往有之柳子厚服此藥稍遲耳

寧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

是保身第二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嘗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靜定後看自家是甚麼一個人。

君子與小人就形跡上觀。節義廉潔。文章政事之類。君子能之。小人亦或能之。常易相混。惟一點存心處。則善惡懸絕。若黑白之相反。凡多積陰德。諸福自至。這一般利。是取之于天。盡力農事。加倍收拾。這一般利。是取之于地。

善教子孫後嗣昌盛。這一般利是取之于人。  
諸如此利俱不用文約不糜費本不定分數。  
不用追討不傷和氣不取怨惡不招詞訟不  
致坑陷不怕花費却正大光明傳得久遠。  
嗜慾萌生遂後必悔忍過必樂忿怒亦然。  
世間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留下底法程誦詩讀  
書時便想以此可以爲我某事之法可以藥  
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卽應不待

思索

或勞先生人事之繁。先生曰。凡事只得奈煩做。  
料去才起厭心。便不得。

怒時言語都忘體。怒後思之。自家鄙頃肺腸全。  
被人覬破了。

身爲士大夫。則此身便爲射的矣。故一言一動。  
不可不慎。

宋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瘡于大。

寒大熱中過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  
不競爲善事虛度流年良可惜乎

今人怕死至傷生之事却敢爲聖人於傷生事  
不敢爲到臨死却不怕

端居丈室如擔百二十斤擔子從獨木橋上過  
腳蹠手跌則和自家性命不可保况復與人  
抽針拔楔救濟他人也

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前屏所每進一

步去死轉近得不猛省

即隣日日見有死者嘗于此儆省自無歇手處耳古教云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熟他人看看又到我

十二時茫茫萬緒亦知閒世界何存百千念滾滾六塵須識真主人自在

第一爲身口所累其次爲眷屬所累又次爲家火所累這三種累累殺天下人忙了一世閑

了一世苦了一世。乾弄了一世。空過了一世。  
何況又因這三種累。起了無量貪嗔癡。造了  
無量大小惡業。

文中子曰。北山黃公善醫。先寢膳而後針藥。次  
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爲卦說。